

高等教育研究与现实：需要更好的结合

查强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 qzha@edu.yorku.ca

高等教育研究与现实之间当前存在差距，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通过两个基本的观察来理解如何改变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该领域缺乏具有远见的想象力

这一观点主要源于两个观察。首先，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缺乏具有远见的研究，无法指引或重新塑造高等教育及其运作方式。事实上，当前的一些高等教育实践已经超越了研究议程。例如，一些旨在改变传统大学教育组织和交付模式的激动人心的实验正由若干机构或倡议主导，如米内瓦大学 (Minerva University)、奇点大学 (Singularity University)、伦敦跨学科学院 (London Interdisciplinary School)、奥林工程学院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以及斯坦福 2025 (Stanford 2025, 即一个由斯坦福大学内外小组发起的项目，探索斯坦福大学的未来，虽然不属于正式的教育研究领域)。这些举措旨在为学生提供未来社会和生活所需的核心能力，使他们能够利用知识增强韧性、应对不确定性，并通过多学科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

可以说，这些机构和倡议 (虽然数量或规模尚小) 关乎未来高等教育的模式，以及为从事尚未创造的行业和解决尚未明确的问题而培养学生。归根结底，大学的使命是通

过想象力获取知识，并将这种想象的力量最终转化为人力资源 (正如怀特海所设想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构和倡议的出现背景是，大学正面临着普遍的怀疑态度，即使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先进系统中也不例外。根据《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56% 的美国人认为大学教育失去了信心，这一比例较 2013 年的 40% 有所上升。这种怀疑情绪在 18-34 岁的人群 (大学教育的主要相关群体) 和拥有大学学位的人群中尤为强烈。毫不奇怪，PBS 新闻最近报道指出，2015 年到 2023 年间，美国的高等教育学生人数从 2000 万下降到约 1500 万。无疑，这种怀疑情绪在其他国家也有所体现，新的“常态”表明，未来高等教育将面临深刻变化的需求。虽然上述机构和倡议在推动这些变化方面处于前沿，但它们通常未被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所关注，更不用说由研究成果来引导它们的发展了。

富有想象力的研究需要创新和进步理论的引导，然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从未以产生原创理论而闻名。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应用的大多数理论都来自其他领域，包括组织研究、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甚至科学等。常用的理论框架，如 (新) 制度主义、结构主义、功

能主义、路径依赖理论、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批判理论等，基本上都源自这些领域。当我们研究现实世界中存在已久的现象时，通常会将其与其他领域的某些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借用该领域已建立的理论。然而，当我们试图在某一领域想象超越现实的东西时，从该领域的基本宏大理论出发，才是更具启发性和真实性的做法。这实际上接近于“第一性原理”思维，即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从事物知道的第一基础”。

该领域在捕捉实际的实践方面的不足

第二个观察是，高等教育研究似乎越来越无法捕捉到实际的实践，这种情况可以归因于高等教育实践的整体性倾向与该领域长期存在的碎片化之间的差异。麦克法兰 (Bruce Macfarlane) 使用“高等教育研究群岛”的隐喻，揭示了该领域中基于政策的研究者与以教学/学习为导向的研究者之间的粗略分裂 (研究者和研究通常被聚集在“教学与学习”、“政策研究”、“机构研究”、“学生体验”、“财务与行政”、“职业发展”等“岛屿”上)。他还用“断裂的海洋”这一比喻，说明新一代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如何将这一领域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历史等基础学科疏远。我们不能忘记，从这些基础学科中，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进入了高等教育领域，如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伯顿·克拉克 (Burton Clark)、雷·兰德 (Ray Land)、马丁·特罗 (Martin Trwo, 社会学)、亚历山大·阿斯汀 (Alexander Astin)、约翰·比格斯 (John Biggs)、戴维·布德 (David Boud)、斯坦利·霍尔 (Stanley Hall)、威尔伯特·麦基奇 (Wilbert Mckeachie)、罗伯特·佩斯 (Rober Pace, 心理学)、罗伯特·伯达尔 (Robert Berdahl)、罗杰·盖吉尔 (Robert

Geiger)、盖·尼夫 (Guy Neave)、谢尔顿·罗斯布拉特 (Sheldon Rothblatt, 历史)、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莱昂内尔·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经济学)、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哲学)、托尼·比彻 (Tony Becher, 人类学)、德里克·博克 (Derek Bok, 法学)、厄内斯特·博耶 (Ernest Boyer, 科学/听力学) 等，举几位例子。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高等教育实践正朝着更加整合和整体化的现实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成果越来越多地通过整体化的方法来保障。与此相反，在研究领域，机构研究人员通常未将他们的数据分析与改善学生体验联系起来，政策研究人员常常忽视人类认知发展，教学与学习专家往往对学术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很少。

鉴于这一情况，高等教育研究的碎片化已演变为研究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这自然导致在试图捕捉复杂问题时遇到困难，例如上述民调揭示的对高等教育日益增加的怀疑和不信任，更不用说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了。在这方面，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是，一位中国某知名大学的前校长公开表示，在遇到问题时，他不会咨询高等教育专家，而是转向某些基础学科的学者。如今，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崛起，高等教育研究者将很快面临职业危机，因为人工智能在碎片化研究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出色，而这种研究通常涉及文献、信息和数据，这些内容通常局限于明确且有限的领域。

结语

总之，理论原创性和创新的不足导致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在重新构想未来高等教育时的瓶颈。这一领域碎片化和孤立的研究现状导致未能充分捕捉到高等教育实践的现

实，而这些实践日益需要整体性的努力和方法。这使得该领域落后于时代，无法重新调整其实践。未来，这一领域应首先认识到自身原创性的缺陷，然后通过创新寻找出路。例如，由于该领域在专业培训和准备方面的门槛较低，它不应追求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而应打开其边界，努力确立跨学科性

作为其身份，甚至将其作为座右铭。应邀请并鼓励来自不同学术和社会背景的学者与实践者汇聚各自的视角、观点和经验。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确保该研究领域与高等教育世界重新对接，而高等教育世界现在正越来越采用整体化的知识组织和传播方式。